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 CGSS2017

王 选

南京理工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4

摘 要: 本文基于CGSS2017的调查数据,研究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结果发现:首先,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均与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深刻的联系,并且呈显著性正向关系。其次,受教育程度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息息相关,其值越高,幸福感也就越高。

关键词: 农村居民; 主观幸福感; CGSS2017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GSS2017 data

Xuan Wa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Jiangsu Province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GSS2017,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irst, there was a deep cor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level and income level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farmers,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Second, education level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appiness of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higher its value, the higher the sense of happiness.

Keywords: Rural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CGSS2017

1 研究问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大量的农业人口,随着近些年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率正在慢慢下降,不得不让人关注仍拥有农村户籍的居民的幸福感状况。而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又社会存在的因此,农村农民如何获得幸福感,他们的幸福感是否与他们的农村户籍有关,影响农村农民的幸福感又有哪些,这是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2 研究假设

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查阅以及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可能影响因素的推测,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H1: 收入水平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积极效应。

假设H2: 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积极效应。

假设H3: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越高。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研究采用CGSS2017的调查结果加以分析,其中12582份为有效样本。本文所研究的农村居民群体是指拥有农业户口的居民群体。根据研究目的以及农村居民的自身属性,剔除其他、户口缺失以及非农业户口,最终构成本研究的分析样本。经过数据筛选,处理缺失值,符合条件居民样本有6767份。

3.2 变量操作化与说明

3.2.1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在CGSS问卷中,通过“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来测量“农转非”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回答选项从“非常幸福”到“非常不幸福”依次赋值5至1。

3.2.2 自变量

教育年限: 根据CGSS2017问卷操作化问题“您目前最高的教育程度是?”,为降低模型的自由度,参照学者研究的做法,研究将问卷中的“教育程度”转化为连续变量“教育年限”。研究生及以上(十九年);大学本科(十六年);大学专科(十五年);技校(十一年);普通高中、中专(十二年);职业高中(十一年);初中(九年);小学(六年);私塾、扫盲班(二年)。

收入水平: 根据CGSS2017问卷操作化问题“您个人去年(2016年)全年职业/劳动收入”,对收入水平进行

作者简介: 王选(1995年4月),女,汉族,江苏淮安,硕士研究生,南京理工大学,研究方向: 社会工作

变量	操作化变量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主观幸福感 happy	非常幸福=5 比较幸福=4 说不上幸福不幸福=3 比较不幸福=2 非常不幸福=1	3.76	0.89
自变量	教育年限 educy	研究生及以上=19 大学本科=16 大学专科=15 技校=11 普通高中中专=12 职业高中=11 初中=9 小学=6 私塾、扫盲班=2	7.08	4.29
	个人收入对数 incomel	2016 年个人全年职业/劳动收入对的对数	9.48	1.30

控制 变量	性别 sex	男=1 女=0	0.47	0.50
	婚姻状况 marriage	未婚及丧偶=0 已婚=1	0.77	0.42
	年龄 age	2017 年的实际年龄	51.6 1	16.3 8

第一步骤是对CGSS2017中的所选因变量、自变量以

及控制变量进行缺失值以及赋值处理,进行重新编码得到所需的变量。第二步骤是根据O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作出三个模型,分别为基准模型、主效应模型、交互模型。

第三步骤将各模型分析结果输出为表格进行分析。模型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模型结果

	(1)	(2)	(3)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sex	-0.1689*** (0.0479)	-0.2433*** (0.0632)	-0.2290*** (0.0634)
marriage	0.2447*** (0.0568)	0.3413*** (0.0800)	0.3751*** (0.0811)
party	0.6861*** (0.1161)	0.4262** (0.1451)	0.4116** (0.1453)
age	-0.0008 (0.0014)	0.0149*** (0.0027)	0.0148*** (0.0027)
educy		0.0531*** (0.0094)	-0.0822 (0.0543)
incomel		0.1172*** (0.0284)	0.0083 (0.0516)
edin			0.0143* (0.0057)
N	6760	4240	4240
pseudo R2	0.004	0.011	0.011

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p<0.05, **p<0.01, ***p<0.001

模型一是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以性别、婚姻状况、年龄等为控制变量构成的基本模型。其中,性别对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性别的效应是负的,这可能是由社会的大环境导致的。婚姻状况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未婚或丧偶的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低于已婚的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年龄的效应是负的,但在 5%的水平上并不显著,表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年龄差异。

模型二是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以教育年限、收入

水平为自变量,以性别、婚姻状况、年龄等为控制变量构成的主效应模型。其中在加入了教育年限与收入水平两个变量之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与性别呈显著性负相关,其解释系数从 0.1689 上升至 0.2433,这意味着在加入教育年限与收入水平两个变量之后,性别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变化。在加入教育年限与收入水平两个变量之后,性别的效应增强,可能是由于高教育水平及高收入的人群的压力更大。婚姻状况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性正相关,在加入了教育年限与收入水平两个变量之后,婚姻状况的解释系数从 0.2447 上升至 0.3413,这意味着教育年限与收入水平变量的加入,婚姻状况对农村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产生变化,对于农村居民来说,高教育水平与高收入的已婚人士的主观幸福感更高。相对于模型一,模型二中在加入了教育年限与收入水平两个变量之后,年龄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显著性正相关关系,表明高教育水平与高收入的农村居民随着年龄的增加,其主观幸福感也会增加。这表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受到教育、收入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教育年限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性关系,并且是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受到教育年限的影响,受教育年限越高的更强,由此验证了假设 2、假设 3。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收入水平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收入水平越高的幸福感越强,从而验证假设 1。

模型三是在模型二的基础上,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以教育年限、收入水平为自变量,以性别、婚姻状况、年龄等为控制变量,以及教育年限与收入水平的交互项构成的交互效应模型。教育年限的主效应表明,相对而言,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并不一定会比教育年限低的农村居民弱。收入水平的主效应表明,同样的,并不一定收入越高就能获得更高的幸福感。交互效应显示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受到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的交互影响,农村居民拥有愈高的教育程度,并且相对而言,收入愈多,那么,他们的幸福感就愈高。

5 结论和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教育年限与农村居民主观

幸福感呈显著性正相关,可能是由于教育程度越高,学历越高,所学到的知识越多,相对的工作收入以及其他收入变多,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相对而言,农村居民所感受到的幸福也就更加丰富饱满。第二,收入水平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性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得到充实,从而幸福感提升。第三,受到不同角度的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有不同,其主要是会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越高。第四,观察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相对于其他变量,性别与因变量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性别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农村经济生活的发展,居民迫切想要提高生活质量,而又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承担的责任更多,比如买车买房养家等。社会环境的压力使得男性获得幸福感远远低于女性。

参考文献:

- [1] 黄嘉文.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J].社会,2016,36(02):123-145.
- [2] 资树荣,张姣君.文化消费活动提升了农村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吗? --基于 CGSS 数据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20,36(06):56-65.
- [3] 王健.收入、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安徽财经大学,2017.
- [4] 刘丽萍.安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实证分析[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03):14-17.